

雙

桂

堂

稿

雙桂堂稿卷九

臨川紀大奎

雜錄三

漢志二則

漢志月有九行之說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
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
從赤道此語必有所自志中殊不了然四時日躔各約分
九十度月行出入黃道內外各隨四時日躔宿度分而名
之不但青赤白黑非有色之可言卽東西南北亦不容以

方法比例皆假借之名也蓋以春屬東秋屬西則夏反在北冬反在南以夏屬南冬屬北則春反在西秋反在東以躔度右行之故知此不過隨四時而命之耳或竟就黃道分段別色者多以中正二交及半交爲言則每道歷四年半而後踰安得一歲內四時各從其道乎今按此以合朔從行之道候四時之日食月行約六七日而踰一道惟合朔必從其四時之本道凡月行與日每月而一合春從日於青道秋從日於白道夏從日於朱道冬從日於黑道則月行順軌不相凌犯而日不食從者順之而不相犯之謂也犯之於黃道則食矣舉日食而月之受食亦可知春望

之於白道夏望之於黑道秋望之於青道冬望之於朱道
則兩行相望而月不食匿之於黃道則不得相望而食矣
此月行之定軌也月行入黃道內曰陰律出黃道外曰陽
律故四道所移各有內外二律合黃道之交而爲九此但
以月離所值四時宿度言之蓋推日食之要法也月行在
黃道內外爲從軌故黃道謂之中道當中道而行則有凌
犯之象此薄蝕所由生也四道隨黃赤之交爲歲差今古
不同今春分室九度秋分翼九度爲黃赤之交冬至箕一
度夏至參八度爲南北之極自女六至胃初黃道內外爲
青道二胃一至柳六內外爲朱道二柳七至氐一內外爲

白道二氏二至女五內外爲黑道二月道或在內或在外
隨兩交轉移率九年而一易

漢志三統閏法陰陽災歲之說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
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
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
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
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九七五三爲災歲相連之
數旣於閏法相矛盾而其經歲之贏縮亦絕無可徵之理
今姑以漢歷法按之十九歲七閏爲一章章八十一爲一
統三統爲一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又三章五十七歲

爲一周至謂冬至歲周也八十一周至爲一元得數皆同
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者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
法凡八十歲而冬至甲子周得四百八十七甲子爲一經
歲一元得五十七經歲而餘奇零五十七爲災歲於周至
九九八十一中而分布其厄數之一此災歲之總數也然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餘實不足四分日之一凡八十歲
冬至甲子周法以實周計之不足一千四百四十分日之
九百必取足於八十一歲冬至後之九百分而甲子周足
以其經數之不足而爲災故歷八十經歲而踰一奇零之
災歲於歲法爲八十一適合九九之數故謂之陽九其曰

百六者疑爲陰陽水旱相間之數凡二經歲一百六十年而災歲二循環相間皆以是數會之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聖王所以兢兢焉考歷正閏審其陰陽之會恐懼修省以弭災變此治人事天之道也一元之歲八十一者五十七故災數五十七以其合陽數三五七九各二而又贏三三之九是爲數奇又爲歸奇閏歲之所值亦爲數奇三統閏法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置閏五百六十七合八十一者凡七得閏厄一十九於統法八十一章之數而符其一蓋無往而非厄於九九之數故陽九者陽窮於九非陽九之外又有七五三之厄也以六十爲六者句法省文猶參

同契之二百六漢志必以百六爲一百零六年於是有一
百七十四四百八十七百二十等之說蓋因陽九而誤及
於八七六又誤及於七五三以其相乘相連者爲盈縮宜
其不足據也或曰九七五三一者陰陽所值經歲相間之
數也陽九之厄初入元一百六十陽一陰一次七百二十
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九次七百二十陽九次五百六十陰
七次五百六十陽七次四百陰五次四百陽五次二百四
十陰三終八十陽一終一而始一故或以爲百六者前元
之餘氣也

竹書紀年一則

竹書紀年自周宣王以前皆與經世異經世堯元年始甲辰竹書始丙子竹書自舜至商少一百六十七年自周武王至厲王少七十三年共少四甲子二百四十年今所傳甲子上中下三元之法不知其所自始要亦與經世甲子不合經世舜三十九載起午會得中元當以巳會三百五十九世帝堯八十一載舜攝位之九載移入午會上元之數方合豈經世一元消長圖之誤與抑三元之法失其所自始與若以竹書合之當以堯四十九年起午會上元舜六年爲中元較經世堯八十一載移入午會之年數少三

甲子與三元之法不相迳今按竹書真偽人多疑之而所
載定鼎事自成王甲寅至顯王甲午九鼎淪泗沒於淵計
七百一年成至顯三十一世與左傳卜世卜年之數適合
豈作偽者特附會左氏之文故幽王末年注特表歲在甲
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之語此足見其有心
於是事以爲取信之徵與然必如此揣度亦太曲矣闕疑
可也

九章算術一則

古九章算術傳於漢張蒼耿壽昌其圓田以徑一周三爲率然此特半徑初割得圓中所容六觚之面於圓周及冪皆爲不足若再割之爲十二又割之爲二十四四十八九十六則周數漸增愈割愈增以至於不可割然後能與圓周合體而無所失於是有徽率密率徽率徑五十周一百五十七魏劉徽注九章算術所定也密率則劉宋祖沖之所定徑七周二十二亦約率也以二十二乘徑而七除之得周以七乘周而二十二除之得徑唐李淳風等增注九章以其密於徽率謂之密率二術愈求愈細要終不能織

毫不爽者亦勢也竊又嘗意徑一周三之不足顯而易見
古人豈不能知然徑五十徑七之法於數未必皆齊必當
以徑一爲定徑一之周又必不能與一相齊不得不借觚
面之周三以擬徑一之周卽姑以周三擬周冪旣得周與
冪之擬數則必益其幾十幾分之幾而周冪之約數定矣
此知古人筭術必於周三圓率之後別有益分後人不知
其有脫文而失之耳乃遂欲棄古率而不用不知用古率
而增周冪之益分其數爲尤顯也今於舊術積步半周半
徑相乘周徑相乘四而一徑自相乘三之四而一周自乘
十二而一皆仍古率徑一周三之法而依密率推其益分

各於其下增又二十一而益一七字則與密率所得之數
自合矣此四術皆以徑爲主凡圓率皆當據徑舊注每據
周非要法也惟求徑則據周如周天三百六十度二十二
分周之七得徑一百一十四度三十二分四十三秒十一
分秒之七若以周三徑一爲法得徑一百二十度又二十
二而減一減徑五度二十七分一十六秒十一分秒之四
得數同

讀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於篇終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數語收括通篇已盡又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二語申明修之吉悖之凶君子盡仁義中正之道以修人極人極立而後可以通天命故能知無極太極之所以始反之於此以成其終吉孰大焉小人悖之則人極既蔑而太極天命之理亡矣喪其所以始蕩然而不知所反凶莫甚焉又安能浩然無愧於死生之際哉故君子曰終能反之也小人曰死無所終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仁義中正之道可不急務

乎

讀西銘

程子謂西銘理一而分殊蓋西銘之旨重在理一言理一便有箇分殊在裏面自然見得如以大父母之理言吾與人皆得天地之體皆得天地之性便莫非天地之子此理之一也然乾必稱父坤必稱母便可見人人皆知有父母之最親而當本其親父母之心以親吾之大父母也民必曰吾胞便可見人人皆知有同胞之親而當推其親同胞之心以及於親民物必曰吾與便可見人人皆知有同類之愛而當推其愛同類之心以及於愛物非謂民卽兄弟物卽友朋非謂愛兄弟無以異於民愛同類無以異於物

也故言民而推之以吾胞則可言同胞而謂之曰吾民則不可言物而推之以吾與則可言與而謂之曰吾物則不可此推恩之分之截然者也大君曰宗子大臣曰家相便可見人人皆知有親親敬長之義而愈以見尊君親上之定分也長其長幼其幼則推恩之顯然者而聖德賢秀顛連無告則又親仁愛衆之顯然者也凡此皆就理一之中確然自有箇分殊之義故朱子云句句有箇理一分殊蓋不待民物君臣長幼聖賢等義合看方有差等之殊已也然衆人只看得分殊則所謂殊處流於私仁人看得理一而分殊則所謂殊處都藹然是至公之心故西銘之旨重

在理一仁人所以異於衆人之私者在理一仁人所以異於異端之兼愛者在理一中之分自殊故兼愛便不可謂之理…

延平先生謂吾儒異於異端在理一而分殊然理不忠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又重分殊一邊蓋西銘對衆人之不知仁者言延平先生又對異端之似仁而非仁者言故也理不忠不一此已在存心純至後言非衆人所能至於立法裁制自然分殊處作用繁多所謂難亦政難於至當恰好耳

愛親愛兄弟之心良知良能受於天地本達之天下之理

人不能全其心以達之天下便失其天地付與之性仁人孝子推吾愛兄弟之心以愛吾之大兄弟則民胞物與之道得矣本吾愛父母之心以愛吾之大父母則踐形惟肖之道得矣能事大父母卽能保大兄弟故先儒謂工夫在下一段看來西銘只是一箇孝友的大根原所謂仁也可見人道無非天理

惡旨酒有英才富貴福澤之子也底豫歸全待烹順令貧賤憂戚之子也貧賤而不慕富貴憂戚而不敢宴安者申生之恭伯奇之順也貧賤憂戚而能得其至貴至樂以盡乎天理達則參贊化育窮則尊德樂道者舜之底豫曾子

之歸全也。底豫歸全，方是知化窮神之孝。知化窮神之孝，方是成順令歸全。其恭其功之所成，雖有至有不至，要其爲順事之子則一。

神化是天地生人生物大本領。易繫贊咸九四一章是聖人學易效天法地大本領。西銘以窮神知化爲善繼善述。此張子一生真精神得聖人學易真血脈，可謂精於言事天者矣。

張子一生看得人道與天道血脈貫通，觸處親切，故嘗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無一物之不體。朱子謂此語從赤心片片說出來。張子一

生赤心只是一箇天而已

讀程子答定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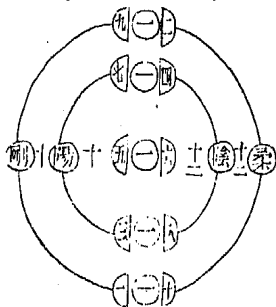
程子答定性書以有爲爲應迹以明覺爲自然或疑近禪語非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事業者迹之著也變通者應之妙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自然之謂也故曰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自私則狹用智則小自私則戾用智則偏定性書言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忘外則外之所逼者化故以有爲爲應迹忘內則內之所存者神故以明覺爲自然是故忘則存存則定定則愈忘矣

讀皇極經世書

皇極者洪範之五也皇極經世者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干支音律之數皆洪範五數之所經也故以五經天地之數天數五五其五也地數五五其六也五六天地之中數也故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數中五爲經經緯數之二十得十者二地數中六爲經經緯數之二十四得十二者二天地之數環中而緯之三與七之數十一與九之數十五居中而五之四歸於一八與四之數十二與二之數十二六居中而六之四歸於一故凡陽之數皆十凡陰之數皆十二而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干支音律之數皆由此

而生此以皇極之中數經天地之中數卽以洛書之中數
經河圖之全數故曰皇極經世也書以五名而言四不言
五五其二十則四其五六其二十四則四其六四者五之
用也五不言而見者也故經以綜之緯以錯之天下之數
未有外於河洛者未有能窮之於河洛者是故四五經於
中五四六經於中六中五中六經於皇極之中五經靜而
緯動經一而緯萬萬而至於不可窮

皇極正數一



天數順而上地數逆而下中

數爲經環數爲緯經一而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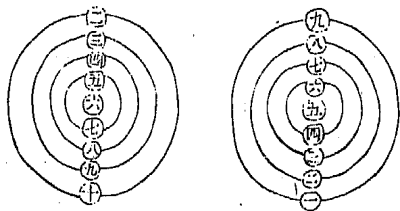
四四以錯之一以綜之其合

數皆十有一終而後有始貞

而後有元故綜之中亦有錯

錯之中亦有綜

皇 極 交 數 二



天數始於一極於九二四六八交
其內地數起於二終於十三五七
九交其內皆經一而緯四皆錯十
而綜於五錯十二而綜於六一不
交者陽之始十不交者陰之終無
終而後始不可以爲始無始而後
終不可以爲終故一卽十十卽一
又曰皇極太極也天地之數以象
兩正數之錯以象四交數之錯以
象八

邵子曰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至秋酉正冬至正應日之交也邵子言天地日之交至矣天行之道曰赤道日行之道曰黃道赤道出入於地平內外天之交於地者也黃道出入於赤道內外日之交於天者也故赤道之中極爲天樞北極黃道之中極則每日旋繞天樞一周強計每歲旋繞天樞春分子半在卯正夏至子半在午正秋分子半在酉正冬至子半在子正星有超而正不踰也歲有差而正不失也故十二月謂之建建立也視黃道中極之所立以爲之限也故曰應日之交此寒暑

之所以正四時之所以序萬物之所以洋洋發育於峻極
之天也此天道之樞機也天樞爲樞黃極爲機所以應日
而交於地者也人之有樞機亦然君子言行一本於中正
克已復禮如天樞在中黃極妙運四時各得其正者然如
此則動罔不臧矣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此人
道之樞機也卯正酉正傳本多互異蓋因春分日在奎秋
分日在角而誤改之也補注云古本卯作酉酉作卯
邵子曰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
至之日黃氏畿曰日有黃道月有九道所行未必相似但
晝短則夜長夜短則晝長參較分數則略似也愚謂月行

出入黃道六度約二十七日一周月至望而盛冬至望月
行北限黃道內外故曰如夏至之日夏至望月行南限黃
道內外故曰如冬至之日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
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
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按日隨天黃道繞赤道也月隨日
白道繞黃道也星隨月昏見之星逐月日之會而移也

邵子曰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
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黃氏曰根於乾者生於姤者
也根於坤者生於復者也愚謂生於姤者根於坤者也生

於復者根於乾者也復卽坎中一陽坤中之乾故曰根於
乾姤卽離中一陰乾中之坤故曰根於坤姤根於坤復根
於乾故曰觀月窟看天根非姤復之爲月窟天根也坤在
乾中乾在坤中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此易之源也

邵子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
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
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愚謂八變者伏羲之
易也六變者文王之易也八卦之體重之爲六十四而體
全矣六卦之用重之爲三十六而用備矣故八變之易以

體藏用六變之易以用包體先天之有圓圖方圖所以明
天地之體也周易之有上序下序各十八卦所以明陰陽
之用也故伏羲作易易之體文王演易易之用

邵子曰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
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艮名與位皆可易也又
曰離在天而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中
有陽也震如交陰而陽生巽如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
陰長也補注云名謂陰陽之名位謂反易之位愚按震一
陽生爲陽卦巽一陰生爲陰卦離兌得坤陰本陰卦也而
先天圖當二陽之次屬陽儀則名爲陽卦坎艮得乾陽本

陽卦也而先天圖當二陰之次屬陰儀則名爲陰卦故震巽之名不可易而離兌坎艮之名可易也

邵子曰陰事大半蓋陽一而陰二也此語惕然可懼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皆當悟此格物者亦格此而已此天理人欲治亂存亡得喪危微之間也故曰邵子內聖外王之學也黃氏畿曰御之有道則陽道常饒陰道常縮不能以道御之則陽之一不能勝陰之二矣此語甚醒然愚謂道在一陽一陽之外無道不能勝陰之二則陽道已失而所謂一陽者非陽也邵子又曰震爲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按龍以象其真陽之德

神明變化一陽所具人能知重淵之下有動物則天德之剛爲主於內而陰事之大半不足慮矣希賢希聖希天淺深不同而其道皆不外乎此

邵子曰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又曰自然而然而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也他皆外象外數也又曰自然而然而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此數段非邵子不能道畢竟邵子之學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內象內數原於天具於性可見人人心中皆有一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特人自不悟耳成象謂乾天道也效法謂坤地道也天道

屬之聖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地道歸之學者效法不已至於禮卑而知崇時行時止篤實光輝則內象內數之變化亦可以不違於天矣嘗疑左傳心覆則圖反所謂圖卽邵子之內象內數蓋古人猶知以河圖爲此心之象後人失之遂以河圖洛書爲外物象數之學支離日出與我心毫無與矣

邵子曰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又曰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邵子真得大學中庸易傳論語之

精所言出諸儒上

邵子曰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二語精妙之至黃氏畿曰性本於天故屬陽情發於人故屬陰反性之真則神徇情之妄則鬼語亦精妙可以讀邵子之書矣邵子又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積善陽多積惡陰多千古精言邵子之書真能通徹天地人之故者也

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又曰氣以六變體以四分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又曰天六地四天以氣爲質而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

而以氣爲神惟人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
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
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
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逆天地之理不祥
莫大焉讀此令人奮然興起希賢希聖希天人人皆可漸
而至蓋於此書始確信其所以然之故也人不讀邵子書
殆慮過一生矣

邵子曰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
之爲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也五十者著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也故

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著德
圓以况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
卦德方以况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
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
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
去四也愚按存一去四邵子可謂濺天地之秘矣故曰乾
坤離坎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此皇極經世之
所爲作也

讀邵子詩二則

嘗謂千古論詩莫精於邵子讀首尾吟一百三十餘首詩之道盡於此矣此外無所謂詩也然邵子之詩往往爲詩人所擯蓋論學於後世詩殆幾爲人心之害邵子自序比之水能載舟覆舟此甚可懼擊壤一集深者讀之愈見其深淺者讀之但覺其淺此非可以語言爭也

詩以風雅爲宗國風大小雅是也嘗見論詩者極戒理道語謂斷不可入詩夫詩以言志詩以道性情人性情中志中豈得無理道乎此論一行聰穎之士愈以飾華踵僞爲風雅支言剩語日新不窮蓋詩道之風雅思無邪而彼之

所謂風雅或不盡然矣

讀薛文清公讀書錄一則

嘗讀薛文清公讀書錄得集句一聯云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竊謂朱子之格物窮理陸子之心學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皆學者之要務斷斷不可缺一但人資稟及功力俱各有不同有從格物窮理一邊入手較易者有從心學良知一邊入手較易者實有此兩種但要三者相輔而行方能成就得此一邊境地如世俗人下象棋有長於用砲者有精於用馬用車者然去其馬車則砲亦無所用其長去其車砲則馬亦無所用其力若攝心而不求於理必有不學無術之誚此俗儒之心學非陸

子陽明之心學也逐物而不求諸心必有支離駁雜之蔽
此俗儒之格物非朱子之格物也薛文清公舉目見天地
萬物之理此中分明有一箇心在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
此中分明有許多理在

讀鄒東廓先生集附誌一則

東石王子論近來講學多論本體於開物成務似少實用
先生曰體用只一源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吾儕只怕
權度不精云云東石子曰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
定庶當局時不失着先生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
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空記棋
譜何補云云謹按先生此論固是務本之道而東石子之
問亦切實未可非學者於本體未必遽臻聖人神化境地
免不得在事物上切實講求如胡安定經義治事二齋其
益不小棋譜記得多畢竟變着多特在人善用之不泥成

局此則存乎心體之妙耳非謂棋譜必不當記要不可空
記也

字母音韻

此就吾鄉音考正讀書譌誤至中原音韻南北異同不在此論

三十六字母有清濁有剛柔清之重者爲剛濁之輕者爲柔清聲八見端知幫非精照影是也濁聲十羣定澄並奉從邪牀禪匣是也剛聲十溪透徹滂敷清心穿審曉是也柔聲八疑泥孃明微喻來日是也清與剛不過輕重之分皆清聲之類也濁柔二聲每多混淆濁聲上去相似惟聲盡收音略有輕重低昂之辨耳柔聲則平近濁至上而近清去近濁至入而近清

入聲柔雖近清然土音往往猶有近濁者如吾鄉於莫藥日月力弋等字讀書近清說話近濁此類頗多亦自然之

音也惟上聲之柔者皆近於清內惟影喻二母難辨如倚以委浦之類餘俱易辨

上聲之柔者近清如紙韻之擬蟻你弭瀾枚美矣以唯洧鮪鯉理里李裏壘誅爾耳珥餌之類惟珥餌本有近濁之去聲其餘皆近清無近濁音者蓋上去濁聲相似惟自濁轉而柔則上近清去近濁斯爲異耳

聲起於清剛則由清而重猶附於清聲也濁則由重而極遠於清聲矣重極無所復之則反於弱而柔故半近濁半近清如基溪奇疑已起技擬記器偈義吉乞極逆之類是也

上去在四聲中間濁聲混濁相似所以爲濁卽以四紙一韻論之如技妓揆豸爲雉痔峙痔被婢庫骹否瘡圮似如耜汜已祀兕士仕俟淡蒺柿祀舐是謔氏視市恃舐之類皆濁聲與去聲之濁相似者內否字本有清聲鄙音一義因而吾鄉否瘡圮皆誤讀如此以並母誤入滂母又兕字誤讀如洗以邪母入心母惟此四字誤近清聲其餘數字字未經坊俗查考者皆讀與濁去聲相似均未失濁上聲之本音此類甚多難以悉舉舉一韻而可知矣

近年吾鄉坊間頗究聲韻然因平日將濁上聲字誤認爲去聲中字及考見字書音上聲輒驚歎以爲師傅沿習之

誤於是更改讀音如讀道爲討弟爲體輔爲撫序爲溘善
爲始演反之類漸至不可枚舉而所刻四書五經於此等
字每作音注辨之云此上聲非去聲欲將濁上聲字作清
聲剛聲讀之牢不可破是以羣入溪定入透滂入徹並入
滂奉入敷從入清邪入心牀入穿禪入審匣入曉而上聲
止有二十六母音矣向來詩經音注厄於徐氏坊本使吾
鄉滿口鑽字白首茫如然其舛亂猶可考而信之此則上
去之辨始於似是學者或不暇考正也

此弊根原由於平上上字時師誤作賞音蓋上字有濁上
濁去二聲相似時亮切者去聲之濁時掌切者上聲之濁

皆時字音乃禪母非審母也賞音書掌切書音則屬審母
上字並無此音蓋四聲之例平上二字皆舉濁聲去入二
字皆舉清聲各以清濁互相推類此古人之簡括吾鄉後
人或習而未察耳此但將上聲諸韻檢查其似去聲者殆
半又查諸書反切似去聲者皆濁母卽恍然知其去清聲
遠矣

凡反切下一字屬韻上一字屬音音卽清濁諸母之辨也
韻則以其字切劑本韻之影母喻母而以上一字四聲切
劑之音反之於所切影母喻母之中卽本字之真音蓋凡
字收聲皆歸於影母及喻母中也此切而反之之法也

後世曲譜以清聲屬陰濁聲屬陽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之分因上去濁聲相似遂將濁上聲字盡併入去聲韻中此但取其便於譜曲分聲而不暇顧其改韻之失故詞曲之學非古人所重然彼原以濁上濁去併而爲一猶不失清濁之本音未若坊間之欲變其本音也

反切之別古書未見確解或以爲無別愚意字之可反者只以母聲反之於韻中影喻二音之字而卽得如低英反丁提盈反亭之類其無影喻收音之字則借韻中他字切劇影喻之音而後反之如多剛切當徒紅切同之類前人反切用字不盡如此要其意自可通或讀反作翻誤矣

十蒸古韻或通庚青或通真文互相異同竊意古人歌詠
多其時代各方音後人以通轉叶等法求之亦各以方音
互有異同卽如蒸字吾縣臨川附城皆讀作知因反之真
各鄉或讀作知英反之貞凡此韻之字每每類是一通真
文一通庚青百里之內自然不同如此因思古代方音難
可窮詰其不盡見於歌詠者正多雖欲轉之不勝其轉然
則凡通轉所不及者正不妨隨文以意通之耳

記暗洋一則

嘗見前輩文稿中載暗洋在臺灣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
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遍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留
二百人給一歲糧次年復至則山中長夜所留無一存取
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秋至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
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嘗考周髀法言北極之下
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
左右赤道之下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又言北極
之下春分晝秋分夜蓋地體圓人物周而附之隨所值之
天頂以爲上下而人皆如平行者以持爲載以幬爲覆故

也二極之下赤道當地平日春分入赤道北秋分出赤道南兩地互爲晝夜此所云暗洋似當是北極之下吁天地大矣人幸生此明生歲成之地其何以不虛負此往來神化也乎

雙桂堂稿卷十

臨川紀大奎

詩

冬至偶成

天地有微機循環因弗替人心有善端乃在雞鳴際感茲
一陽生念此幾希意危哉一髮間稍縱卽已逝牛山豈不
材斧斤良可畏云何楛亡之而以爲才厲古人不遠復元
吉斯由致清夜問居諸凜凜能不愧

予欲觀生生太極本無極云此坤復間天心從可識我身
與天地氣機同不息一陽生何處求之弗可得象罔信非

誣天根寧有迹至無含至有至動通至寂三十六宮春斯
道在闔闔一身一乾坤細玩畫前易

立秋日寄弟

是歲壬辰自傷老泉發憤之年以去其半而學不
加進不覺失聲痛哭同堂怪之未知余衷之切也

作此寄諸弟

大化終期盡滄海寄浮漚聖賢務不朽我生獨謬悠百行
誤因循一身叢悔尤高堂未五十白髮何颺颺事親貴及
時寧當負所求終夜不能寐起視大火流志士多慷慨往
往悲窮秋余豈負不平但爲人子羞古人亦有言相知惟

子由風雨對牀隔此志賴同謀

偶吟

中處何堪負藐然試從腔子靜觀天此身如露亦如電其
志在山或在川三百六旬推日月四千餘卦索坤乾幾時
常得惺惺法儘有端倪在眼前

過鄒縣

鄒魯壤相接篤生大聖賢萬古此兩人轍環相後先魯用
惜不竟猶以三月延定哀君臣間問答恒周旋如何鄒也
拙寂寂無一傳國小不足謀斯言良未然叢爾滕五十稅
駕相流連豈於父母邦而不計安全不見萬章徒僅存闕

魯篇惟怨有司死不愁民命顛所志既若斯而又何尤焉

清明日東阿道中

一杯卮酒乍成醉兩月韶光都是塵枉已自來羞妾婦乞
播何獨笑齊人祇緣親老聊干祿肯以家貧遂辱身萬紫
千紅閒識面東風留得滿懷春

關帝廟觀壁間畫

天地本好生治亂何終始殺機當旣鍾佳兵者咸是悲哉
塗地功沾沾羣自喜如公豈其人夫誠不得已畫圖滿壁
間誅戮何索索無乃神意傷瞻然不忍視吁嗟俎豆徒所
誇抑末耳天地曷以充頑情曷以起是中非偶然在此不

在彼

記夢

余離家既久欲歸未能徒形諸夢寐淡想所生無
境不歷隨其情況略以韻語次之暇則悲吟不能
已已遊子之傷亦可慨矣

屹屹高堂中幡幡黃髮叟我行忽至前殷勤各奉手團
宴會陳洗觥酌大斗忽憶昨宵夢此景時復有悄語問諸
弟茲來是夢否諸弟但無言痴兒亦俯首逡巡行自疑審
眎復良久情知亦匪真且勸杯中酒忽聽膠膠鳴斜風入
窗牖

夜夜夢重幃日日念鄉域翹首思奮飛忽然生羽翼乘風
起翔遊八極恣揮斥硯發燕山南暮過衡山北故園渺何
許雲樹漸歷歷審視正回翔我願行茲適忽驚空中墮撫
摩失雙翮

自夏閱冬春家書久不至昨夜夢中還方寸生疑畏到門
足趑趄欲進心還悸解道者鄰翁疾前覩家事語語報平
安稍稍定神志入門拜重闌黃犬胡乖寄咄嗟兒何癡道
遠書難致古人輕別離要當寡所係豈不念親懷去去休
留滯

夢中不識路忽到家山側望間疾如飛入門足幾仄家人

見我來歡迎交亟亟慈母疾行前呼兒聲更迫審視忽無
言蹙然若歎息兒跪淚縱橫母也訝不釋不念兒官遲見
兒憔悴色

登堂拜華髮拜訖卽言辭彼此交相驚子行胡爾爲昨日
念親若翁卒駕言馳告請行未遑職曠毋乃追舍館并扁
鑰主人况未知去去卽復來無用嗟睽離夢中不知遠往
來豈嘗疲安得人世程容易審如斯

驅車復驅車頃刻赴庭幃堂上四白首一一話婁其各言
別後夢恍惚相依稀夜夜思遊子駕言望京畿往往半途
返川雲渺迷離有時或徑至城闕高崔巍萬家煙雨中春

樹何參差兒居無定處焉知是與非
孤言兒夢勞親夢兒未知人生別離苦歎息摧心脾

去家既已久昨夜夢愈長親容各憔悴
相視交悽愴欲言聲哽咽入室詢糟糠
君行四載餘安知三載荒去年妾寄食
且依父兄旁婦人義安在要當事姑嫜
昨日辭父歸飢餒甘共嘗入門百鮮一
中饋何荒涼尙難給殮粥矧乃奉酒漿
况有號寒兒垢面涕沾裳日日問阿爺
阿爺不還鄉豈不知丈夫所志在四方
人生貴大節勿使根本傷但令甘青足
寧須姓字揚欲答慙無言萬箭激衷腸
痛極忽驚覺撫枕淚浪浪

兄弟共五人各在天一方昨夜夢驅車相尋道阻長峩峩
懷玉山雲樹何蒼茫渺渺肝江水欲濟無舟梁憶昔歌常
棣依依重慶堂幼時共嬉戲長大各他鄉駕言欲何適中
路獨徬徨醒來風雨急嗷嗷念對牀

連年飢殍四壁窶且貧歸來傾囊篋忽復有金銀兄弟
各驚喜握手慰艱辛買田種禾黍差用娛老親艱難苦飢
寒往事且莫陳呼兒亟沽酒秉燭澆風塵骨肉話團樂竟
夕達旦晨醒來竟何有歎息徒愴神

乙巳三月將至家遇從兄學眉

遙望家山近忽見仲兄至疾前相告知老親壽弗替七載

此歸來我願今足慰行行喜欲狂驅車莫暫滯
一喜復一噫行行且告伊兒亡五載餘不使天涯知但當
體親心勿復更嗟咨老親幸皆強區區寧暇悲

至家

今日果至門今日果登堂七載夢寐中於今始得將捧檄
聊倭遲曳絲殊徜徉及此三春暉團團共舉觴

讀邵子觀棋詩

此著分明在周通卅六句年年寒暑去誰是爛柯人
九轉原歸一雙睛只在虛回環通地軸錯綜協天樞
逐物原知幻驅情也似勞祇緣空處著生死浪滔滔

坤乾吟

無極陰含陽乾自坤中匿有象陽分陰乾乃自坤闢潛見
躍與飛於坤萌消息含章美在中乾元理可識匪乾坤孰
含匪坤乾亦熄乾坤相互包斯是歸藏易

坎離吟

闢戶謂之乾離內一陰虛闔戶謂之坤坎中一陽居一陰
與一陽往來相吸呼顯仁復藏用出有還入無變通誰能
測兩在知何如智仁各有見矧乃百姓愚萬物同負抱何
當悟厥初

又

習坎既成象震艮互其中重離二至五巽兌亦相逢三男
體非異三女氣亦同陰卦從乾變陽卦自坤通離互究歸
乾坎亦以坤終陰陽相爲根妙緒無終窮分之各殊塗合
之共一宗大哉坎與離而兼八卦功

咸恒吟

上序首乾坤天地判尊卑下序首咸恒乾坤交合時三陽
居其內三陰外涵之陽專陰乃翕陽潛陰則滋陰陽相孕
合胚胎端在茲天地所以感萬物化生資天地所以久不
亡道如斯不悟咸恒象安知坤乾機

河洛十包五咸恒象義深地十坤抱陽天五乾負陰乾坤

中妙合沖氣涵浮沈三二與四一往來通古今寒暑由之
推四序恒不侵日月由之運千春常照臨屈信既相感神
化良可尋不悟咸恒理安知天地心

咸四恒之三曰心復曰德位當乾陽中主靜立人極執中
道則存抱一理斯式清寧端在茲人心協天則何事差或
承凜凜常修慝何事日憧憧往來時辨惑精義德既崇一
致慮能百細悟咸恒機天根從可識

損益吟

咸恒坤翁乾損益坤闢之三陰虛其內三陽從外施內外
互來往乾坤總若斯消息洵可悟盈虛良有時咸恒既象

坎損益復象離坎爲藏用理離是顯仁機陰陽神莫測先
後得猶迷俯仰天包地網縕那可知

否泰吟

否泰旣反類八卦相流通乾下生兌震坤下艮巽逢少陰
離藏內少陽坎寓中陰陽遞轉輾妙象顯神功泰不可以
盈損益虛其衷否不可以極咸恒濟其窮周流六虛間如
環無始終乾坤悟反復萬古運鴻濛

旣濟未濟吟

易序首乾坤終之旣未濟坎離上下交顛倒原非二三陰
間三陽渾合妙無際天地此網縕高卑豈殊致坎包巽兌

中離藏艮震位坎離涵降升乾坤真不貳四者混沌成尋
之端莫既誰識先天微虛無根一氣

歸妹吟

泰卦天地交中互歸妹體四畫既撰列諦觀見妙理太陰
居其上太陽溫其裏下濟與上行其道如斯耳兩儀既已
通萬物由茲起乾坤大義垂聖言端謂此

坎離與震兌後天相橫縱震兌盪上下坎離互其中一卦
合四體歸妹示元功水火既已交金木寧不從四象無間
隔生人斯始終及終在原始鼎鼎愧吾躬

謙卦吟

天地有真一乃在坎中居以坤來包坎斯爲萬象樞抱一
神弗失守中道英踰至無涵至有至實若至虛含德比赤
子人道返其初大哉得一功清寧萬物俱

謙卦既得一而禮所由制我聞禮之本大一分天地四時
序既通陰陽轉弗滯高下統散殊萬物咸我備敦厚本則
崇坤艮斯合契三百與三千一也此其致

乾之九三爻惕厲曰君子知至乃知終進修恒不已坤得
此爻居含章洵有美下濟生光明天道固如是人位千古
存致恭良有以象曰君子終元聖取諸此

履卦吟

謙爲德之柄履是德之基二卦畫相錯天地見樞機謙以坤抱坎履則乾包離一陽中之本一陰和之幾中也其至矣和乃共由之體用乾坤備大禮端在斯

復卦吟

先天坤靜際後天坎動機坤坎相綢繆三才至妙時復下坎之內消息一何微坎爲天地心於復乃見之見之不可從卓爾殊嗟咨千古人禽間君子存幾希

三百有六旬八節相流通六十有四卦八卦交相融八卦應八日天行斯始終復當坎之日冬至首歲功七日卦序周反復無終窮天道既如此人道胡勿同

姤復吟

天根陽在坎月窟陰在離月窟一何隱天根一何微隱微不可見恍惚能無疑姤復循環觀之此其時六六潛來往乾坤露端倪繼成良可悟日用胡勿知

家人吟

家人離藏離故曰女道貞母亦謂嚴君相父固有成坎象乾中存二離上下井一坎主二離乾道端其型女正良不易男位殊兢兢大義天地間昭然凜日星

先天吟

太陽生乾兌金氣浮輕清太陰坤艮體重濁斯下凝震離

少陰激赫然鼓雷霆異坎少陽和潤之風雨盈風雨從乾
降雷霆自坤升升則離用彰三八木道亨降則坎體流二
七火燄亨坎離運寒暑生克互相成乾兌居四九金剛純
粹精坤艮居一六水土妙用并土爲萬物母水爲天一生
二者敦化育高下緼毒亨氣由畫卦示數因出洛明體則
分四象用則交五行先天既定位後天已呈能天道原無
二先後強立名

後天吟

輕濁闢鴻濛浮凝判天地妙象曰乾坤主宰謂之帝云何
後天序帝乃出震位先天當既交上行與下濟乾坤縱西

隅一亥而一未亥未斯合卯乾坤乃一致非先孰與始非
後孰與繼所以出震機不離乾坤義

又

震兌相橫陳六卦縱其位縱橫既相穿周觀顯妙諦乾坤
縱西隅否泰亦反類艮巽隅於東損益仍見義震兌左右
連咸恒復起意坎離上下交依然既未濟顛倒六六宮在
來斯已備先天與後天體用何嘗二

先天雜吟

歸藏妙用合坤乾日月相推露缺圓子半分明懸象著豁
然兩曜是先天

東北西南元又元誰將得喪悟幾先循環九一無窮緒二
八之間識倒顛

反類方知泰否懸浪將晦望說虧圓環中暗識貞明體三
畫原來是半邊

南北平分上下弦坎離合處是真詮回環左右憑誰力推
盪無心只自然

太陽炯炯照深淵八極珠光吐納圓有象之中含變化無
爲之際妙樞璇

三從四降離陰靜七自六升坎象元火賴水生金併木五
行逆順洽中邊

艮坤二易合周乾一六生成氣最先水土妙凝基化育誰
分湯禹闕歸連

陰陽二體各牽連三五橫斜妙縷穿地十因何含萬化至
哉坤裏悟元乾

順去流行德似川逆來敦化大無邊兩儀畜聚函三體四
象回環一箇圈

也知無象是先天象到無時不可傳紙上由來空索驥身
中何處繪真圓

尋春

不如拋却去尋春朱子春在人間何處新書冊埋頭終未

了雲煙過眼總非真寸心底遂涵千古萬物何緣備一身
尋到顯微見隱處箇中原自有洪鈞

不如拋却去尋春易是生生化是神萬物出時原在震四
端動處總歸仁藐焉中處乾坤合逝者如斯晝夜均尋到
萬川同派處一腔活水自淵淪

不如拋却去尋春春意無多只渾淪思慮忘時方是妙知
能盡處乃爲真鳶魚飛躍通上下寒暑往來觀屈伸尋到
無小無大處尋春端的是竊神

不如拋却去尋春春在紅塵不是塵千古文章歸大塊百
年風月昇斯人雲來雲去空衣狗花落花開幾溷茵尋到

無何有鄉處茫茫踪跡歎迷津

不如拋却去尋春却恐拋身轉
入身白白朱朱迷色相枝
枝葉葉幻精神盛衰落下名天壤
生死蘭亭痛古人尋到
水流花謝處不須搔首問蒼旻

不如拋却去尋春春在歸藏洞裏
真萬古貞元通姤復幾
人朝暮識蒙屯能知動靜互根
理却合陰陽兩在神尋到
坎離來往處乾坤精妙賦斯人

讀伊川擊壤集

欲問堯夫不可攀堯夫詩卷在
人間柳邊梧上風情澹月
窟天根春意閒千古斯人能
自在兩儀和氣共回環堯夫

不是閒言語試學堯夫難不難

試學堯夫難不難堯夫也只在中間間如有物非能靜中
若無權豈是閒要識閒中真變化方知靜裏妙連環天機
料是無多子欲問堯夫不可攀

王雪舟以釣突泉詩索和有海上仙踪果有無之句
感而答之

莫向三山認有無茫茫踪跡斷秋壺神仙自愛水源淨達
者先愁地脈枯坎下流飛通佛領坤靈重闢透明湖朗吟
我欲廬山去彭浪聲中大小孤

寺壁間石刻陽明詩云絕訝坤靈能爾幻却愁地脈還

時枯丙午泉涸人或以爲先見余謂外身求道其涸可立而待喪其源也吁逝者如斯頰復可危顧何時從本地風光認取自家真面目乎因以質之雪舟

泰山吟

過泰山或曰不見其高因作此吟

泰山固匪高而以長衆嶽天下固匪小覽之無垓壻真意
澗難名精神混寥廓麒麟與鳳凰形觀徒錯愕海水豈不
平橫流歸其壑聖言豈不庸高詞失其博

集陶三首爲壽光節孝周徐氏作

寒暑有代謝山川無改時青松在東園懷此貞秀姿結髮

念善事奄去靡歸期素顏歛光潤舉目情淒泐逝止判殊
路人間良可辭

泚泚孤丹逝惻惻悲襟盈良人不可贖空視時運傾荆扉
晝常閉懷人在九冥行燕無遺影寒華徒自榮所以貴我
身天地共俱生

中宵竹遙念履運增慨然善惡苟不應百世當誰傳感彼
柏下人弗獲辭此難弱冠逢世阻僂僂四十年天地長不
沒余襟良已殫

集陶爲俞雪屏題照

坐止高蔭下晨夕看山川山川一何曠靈府長獨閒和澤

周三春歲功聊可觀寒暑有代謝道勝無戚顏我實幽居士懷此頗有年願留就君任取琴爲我彈

馮孝子歌

甲寅三月余宰博平聞馮尉如琯之子割臂療母事盡然痛於余心也因作此歌

山陰馮子博陵尉有子孝行最真摯母病求醫醫莫爲一時皇皇不知計曾聞刲肉可療親親不可療空此身持刀剗臂一何勇志之所至意不恐煎藥奉母心怛怛是時夜半鬼神驚膏肓之疾不可起孝子之心則盡矣附棺強脫兒身衣解衣沾血何淋漓馮子見之歔大叫兒乎兒乎此

非孝此事民間咸相傳馮君有子聲誼闔或言髮膚與身體受之父母安可毀割股割肝古有諸以此言孝或云愚此語今生有深肯事後之論固如此當其至性所發時但知親病他安知所以論心貴純一疇行往往貫天日時余作宰來茲區泣然感觸生悲吁昔聞鉛山蔣香雪余同年各知廉割臂療親同一轍歲在己酉正月春握手追問方酸辛忽然臂痛不可遏一痕深赤色如割此時我母病在牀數千里外雲茫茫鬼神告我我不知一朝信至空倉皇嗚呼人皆以身與親相終始我獨不能剜肉療母良已矣前愧蔣君今此子吁嗟乎前愧蔣君今此子

濟南張烈婦歌

我聞烈婦生爲貧家女詩書所載列女所傳耳或未聞曰
未覩長來嫁作貧家婦夫也謀食羹井曰事姑勤勞喜不
知矜怒不知詭助夫十年稱佳耦一朝夫病遂淹纏夜夜
叩頭呼青天夫不可死兮姑老年妾身代夫夫可延嗚呼
夫命當盡兮天不之許天不許身代兮身則已無主無主
之身存何補泣告母曰身不當他適當隨夫母義且仁
勿以兒死或累姑矣不求備衣不求美兒得隨夫藁葬焉
足矣母曰噫兒胡爲曰皎日之誓不可違死與夫合勝於
生睽離兒志已決母奚疑勸諭更番知不移母亟告姑相

防維烈婦從容燕處言舒遲乘間投繯姑不知烈婦之烈
烈已奇嗚呼烈婦生不知書死能盡禮天理所以常存人
心所以不死烈婦之死兮今幾時雙冢纍纍雙魂淒淒貧
賤無力不克表揚之風人作序幽光輝陳風人名震與烈婦鄰居作序徵詩
乞我爲續短長詞悲吟一起天風飛他日輜軒當採詩

胡海嶼因黃約領之奪其研也作奪研歌已而愛余
小研余戲作與研吟以廣其志

人欲取我研取斯與之耳不與乃見奪其奪由我使作歌
欲碎之亦既攻者起又何愛人研失彼取償此吝物吾不
然與之而已矣人失固偶然人得亦幻爾每從觀物餘而

得太虛理忘象并忘言萬事同流水尙有與奪名斯吟亦
可已

讀 關聖廟聯

不愛酒不愛錢不愛婦人是個老頭陀只因眉宇間帶
兩字英雄擔攔了五百年入山證果又要忠又要孝又
要風流好場大冤孽若非胞胎內藏三分癡蠢險些做
十八灘順水船家按此語奇甚意者果神筆耶吁若酒
若財若色夫何足言卽英雄稍近於氣公猶悔矣爲忠
爲孝爲明原非易事惟癡蠢則貫以誠誰能知之

慾則不剛剛不慾英雄自古只求仁三分癡蠢無人識忠

孝由斯渾是真

恭謁 孔林賦感三章

於戲天道匪人莫垂立人之道聖則盡之天道無言日月
四時人心百慮一致同歸道在易簡功在隱微曰中曰和
予聖如斯孰謂其難人皆可爲孰謂其近天由此知嗟予
憊懣理欲交馳少壯荏苒老大傷悲受天地中昭昭豈虧
讀聖賢書諄諄命提匪天棄我過則自欺匪聖絕我咎則
自貽及今速免兢兢孳孳一息尙存毋忘矢詞

予旣自愧益復自傷撫茲身世涕泗其滂惟天生民厥賦
實良惟聖脩道厥教斯彰彰之維何百行五常君子務本

孝弟爲綱昔也平恩將母未遑今茲失怙白雲茫茫瞻望
弗及彼咄周章鮮民之生胡不自亡人倫旣弛天道其張
根本不固枝葉其揚睠此林坵沾我衣裳昭昭日月屹屹
宮牆何以引之日暮徬徨何以啓之窮途跂望

讀書志感

天一水之原地六乃其宗敷土非分域此爲治水功隨山
辨高下斯理九州同山川旣分布水行由地中治水不治
地私智鑿鴻濛人心有橫流過之或竟洪豈知方寸地明
辨德乃崇譬彼川流本敦化無終窮治心如治水此道同
化工

成湯初言性降衷咸有美仲虺善言情有欲亂斯啓治亂
本性情斯言昭昭矣二者統於心動靜相終始性靜本涵
動情則動而已所以善惡兼危微機在此反躬苟未能浸
淫滅天理遐哉復性書取情有深旨拔本塞其源陷溺良
可止以茲迴狂濶功不下韓子

堯典命羲和欽若奉天時乃爲民事本審此萬化宜三時
平且秩頒之羣有司有司當受命兢兢思無違曰民曰鳥
獸化育良在茲日月有冬夏風雨所憑依寒暑苟不省無
乃多怨咨天人慎感召恆念此嘉師

昔余曾好飲好飲不厭狂戒之非不美小德姑未遑豈知

古大聖作誥殊皇皇仲尼刪詩書蒐覈存典章如何誦此
語棄置等尋常一行甫作吏縱欲多敗傷天人不兩立民
事無乃荒勿言茲事小制之端在剛剛原本天德君子貴
自彊天德苟在我物味澹可忘

古人學匡世其端肇童蒙三風有十愆具訓一何隆易象
同斯旨養正曰聖功聖功與王道體備用不窮壯行固有
自治理貴在胸文章驗所學非爲辭華工利祿相浸淫此
義或不崇聖經如日月豈不振盲聾父師所傳受毋爲類
靡風

書言世祿家斯禮鮮克由其原在奢麗萬世乃同流此語

何切至撫卷生繁憂士夫既有然徹化羣效尤厥父勤稼
穡厥子或謬悠昔人奚聞知狎侮老成儔服美相矜倖放
心閑未收資富良可懼惡終非前猷天道有反覆厲茲永
年謀

天道非難知聖謨示典則惟滿必招損非謙寧受益是義
最深微坤艮象可識一陽在陰中細緼生翕闢守之曰乾
乾君子存夕惕滿之則爲亢亢龍占其極不可爲物先用
九存天德月以盈而虛日踰中則昃於人於鬼神天地同
消息刪書自唐虞中有羲皇易

洪範首五行終之以六極五行天道在人曰彛德德者

福之基聖凡同昇錫至大謂之器至足謂之力貌言視聽
思萬理自中積會歸豈曰無慎勿半途畫弱者極之根官
骸爲虛殖五行旣不陳棄此蒸民則全受必全歸自彊在
不息考以成終言天命良可識

湘水吟

書蔡傳岷山之脈北一支爲衡山其南一

支經袁筠至德安謂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閒焉
辛酉春余自萍鄉泛舟至此俯仰天地北望遙吟
恍若衡廬在抱慨然有飛過洞庭之想

西南望衡山東北指匡廬二者相雄峙乃在混沌初云從
岷山來一氣東奔趨斯理如川流遠近各疾徐界此湘江

水與之爲縈紆扁舟何渺然北望凌空虛古有飛仙人下
視洞庭湖兩山同在抱茫茫此堪興

舟中望衡山時方讀尙書感而吟此

五嶽萬古雄衡霍爭名位五經萬古尊典謨古今異考辨
日紛紛說經經愈做看書得其心看山得其氣心可晤聖
賢氣能通天地何必論區區疆域與文字

壬戌春將北行寄懷羅位齋兼呈令弟硯傭

別却青山又著鞭此生安有百來年讀詩羨子皆心得有
讀詩心得數卷觀易慙予作外編尙友古人良足矣知幾終日竟
茫然何因不負尋春約更有人來子靜船

試硯信筆

幾載甘居原憲貧不妨衰病日相親
偶閒時見羲皇易半醉都收天地春
造物未容吾放棄此生何計老風塵
諒來拙叟應藏拙豈有心爲懷葛民

邇年自號龍溪拙叟

廣信至玉山舟中

水如樹欲靜灘如風不寧
百里斷腸聲當年遊子聽
一往不可復此行安所欲
千古流水心耿耿在幽獨

東南是滄海此水乃西行
高下數百里時爲不平聲
所遇有如此流恨何時已
可憐無父人猶作浪游子

癸亥三月登雲岡石佛閣詩

大同府西三十里

六百年前何處身
雲山雲水認紅塵
千花洞裏重重影
萬佛樓中面面春
剩識遼城終古舊
空勞阮屐一生新
南天北地同如寄
獨有靈源自問津
余遷祖本大同山陰人

宋紹興間官四川遷江右

試硯信筆

時自朔郡回都

君不見李陵臺蘇武節留與萬古詩
人說詩人懷古空淒切
白草茫茫對寒月
昭君之墓青幾時
幽魂望闕有誰知
酌爾一杯酒
自古紅顏無長久
莫言漢宮春
漢宮豈無幽怨人
國士能愛國
美人能愛身
只今但有風酸辛

幽怨復幽怨
可憐上書人
不知臣節變
今人不可知
不如

古人人共見至今史法永流傳世世忠奸都有傳吁嗟乎
漢恩未云薄疊臣受官爵可憐上書人委身同溝壑

又

端溪片石真舊物製作天圓地方形助我衰年學古力顧
名思義恆兢兢仰觀天文星月日俯察泰華衡嵩恆陰陽
四時相包盪天何言哉百物生人於其間若稊米方寸之
中含幽明君子宜自強貞以爲元元始亨利有攸往健不
息終日乾乾立其誠

又

書爲六藝一學而後能之但學蘭亭面如詩得其皮何況

求道者好學必深思此中有真意千古惟心知

月

看到天心月人心豈得無空中一片白亘古大圓俱得喪
坤乾理交通黃赤圖何當絕點綴夜夜轉輪孤

爲同年李紫閣跋其先世延安府君像贊

昔我効驅馳鹿鹿滄海甸仰止岱岳崇靈雨含神變故人
此作宰鹽齎仁風扇精意神旣通嘉政民逾便括髮遽云
歸與余相後先數載余北上君亦同謁選握手溯酸辛風
雨時會面往往述家世相親益相戀君固盛德門鍾毓趾
余羨遠聞延郡公治行昔稱善君拜肅衣冠示我遺像卷

諸孫曰陳玉題詞炳且絢是迺真御史曾作三經傳所言
務徵實匪以浮詞炫云公起銓曹出佐延安篆精明如鑑
衡起者俊與彥姁嫗如春陽安者宅與佃既乃遂初服山
水恣游宴詒謀重本根忠孝毋錯佃攬誦一流連前哲宛
如見我嘗稽先葉編成淚輒泣客旅恒奉陳尊酒歲時奠
君意尤肫然凜承念繼繼淵源信不誣不愧才名擅會當
宏所施豈徒優一縣不見泰山雲崇朝天下徧

哭阮浦亭

績學重彛倫斯道在卑邇讀書不勵行經訓徒爲耳公能
雪此言孝友敦人紀閨門若朝廷守終咸如始翩翩王謝

羣矯矯一何偉所炫非科名所尚皆踐履不卑廣文官惟
慮俗學侈教士如教家明倫發深旨七載余論交心契蘭
言比公喜讀余文我愛公行止晚乃登賢書羈懷良獨喜
春風日暢談往來無尺咫猶聞逆旅中長夜訓諸子述聖
一雨編及覆窮源委中和義優優三百三千禮須與洵不
離公志有如此吾儕失斯人曷與式浮靡巍巍徒高山洋
洋空流水我琴不復彈傷心此知已

試視信筆

我山山人夢不醒思公子兮上青冥軒舉落落瞻視精君
從何處服金英金英不易得對之三歎息君言匪外求莫

作騎驪覓諸君勿但悲蹉跎爲君指點舊恒河今不見少
昔非多見性不皺君知麼欲語不語山月白獨坐醒來空
默然

又

堯夫對月但危坐靖節當風只醉眠千古高人非愛嬾羲
皇咫尺話先天

文靖一生隨老筆白汝先
生句堯夫到處有行窩四時日月閒

來往天道無心永不頗

夢到江門百尺樓一天風雨泛羅浮端倪是處乾坤在莫
對青山空白頭

東流萬古日滔滔天自西行運默操無限屈伸相感意殊
塗百慮不須勞

生平原不愛吟詩試研頻書偶得之非法非非休著相生
同斷滅總成癡

又

隔千里兮共明月一語能教兩地癡亦有超然會心者本
無障礙不須疑

江漢秋陽萬古新本無幽闇本無塵憑將濯暴歸功處也
許千凡學聖人

聖狂一念非難辨亘古良知自認真記取孔門標的語舜

何人也予何人

良知本是天生得格物無如補傳詳千古兩輪希聖轍莫
將言語誤康莊

又

人間是處有蓬萊有客言從海外回曾去瀛洲洲上立幾
多仙子駕雲來

見說飛仙未是仙華山高處且高眠夢中有客來相問君
去希夷幾百年

光陰如水只東流老去無心盡白頭一卷黃庭一壺酒醉
眠高閣幾春秋

神仙應悔作參同萬字千名引未窮欲掃荆榛誰辨得更
無道士任崆峒

今古乾坤自在身烹雲浴月也勞神春陵一語標無極指
掌還須識此真

又

問余何事棲碧山碧山原不異人間憑君莫向山人問自
有人間有此山

笑而不答心自閒但聞流水日潺潺却將萬古無言意收
取山人一笑閒

桃花流水窅然去前度漁郎不知處不記此中人有言外

人安足語其故

別有天地非人間此間也只在人寰能知天地清寧處天地與人共往還

又

發墨之光其文斯章君子游之以寫洋洋
君子尚志匪以玩物物惟適用志以強骨
天圓地方義縕包藏君子用之知柔知剛
柔亦非緩剛亦非急弦韋毋忘過猶不及

又

逍遙與天游人世知者鮮小年匹大年烏覩南鵬遠視下

亦蒼蒼斯言意不淺
蝶夢竟胡爲乘化任舒卷

又

北溟有魚名爲鯢
大不知其幾千里化鵬翼若垂天雲蒼
蒼視下亦若是九萬三千若六月扶搖去息先擊水冥靈
大椿春復秋八千五百皆可紀乘正御氣游無窮至人聖
神歸無已誰知之逍遙子

又

昔日孟夫子反手欲王齊
文王何可當管晏不足爲拙哉
公孫子抱此齊人知智慧
豈不貴不如勢與時况此地與
民辟聚有鐵基飢食渴與飲
其事類折枝折枝猶袖手緣

木何孜孜豈知大欲求必有後災隨斯言王勿異鄒楚胡
不思海內千里八乃以一服之諸侯伐寡人多謀將何如
蓋亦反其本與王敵者誰故曰仁無敵請王終勿疑

又

千古邵康節此道何人說偶來川上尋水天風與月